

沈寂：写老上海的行家里手(中) ◆ 马信芳

我最了解的是其中之一的《红色娘子军》。没有沈寂，这部经典作品差点被埋没。

这是1959年的一天，沈寂在来稿中看到一本题为《琼岛英雄花》的剧本，作者梁信。初读时，就使他震惊，因为题材新颖，情节动人，人物鲜明。凭着沈寂的创作经验，他马上认为这是一部可以拍摄的剧本。正当他写好审阅意见准备向上级呈报时，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却通知他第二天下乡农村劳动改造。

对“改造”沈寂无法抗拒。他去到老厂长陈鲤庭告别。陈鲤庭十分无奈地说，我不能送你。今晚召开题材汇报会，你参加一下，就当送你吧。那天厂里所有导演、编剧和编辑都到了。沈寂默默地坐在一旁听各人汇报题材，但他仍惦记着《琼岛英雄花》，想到是他可以向艺术家们介绍这个剧本的惟一机会，就悄悄地回到办公室取出剧本。当他回到会议室时，谢晋正发言说，完成了《女篮五号》后已无合适剧本，他准备下生活去。沈寂当即告诉谢晋，他手里有个很好的剧本。谢晋与沈寂是老熟人，笑着说，你的眼光不会错。当晚，谢晋一口气看完了这个剧本。

第二天，当沈寂夹着行李来到厂里，坐车准备出发时，谢晋匆匆赶到，告诉说，这个剧本他要了，要沈寂留下与作者联系。沈寂说，不行，我要去劳动改造了。谢晋看着他，四目相对，沈寂不知再说什么，马上回到编辑室找出梁信的通讯地址，交给了谢晋。原本该是后来《红色娘子军》编辑的他，就这样被“押”着离开了电影厂。

沈寂先在宝山农村劳动，后又转到上海电影局的农场“改造”。假日回厂汇报，有人告诉他，梁信到上海来修改剧本，问起怎么会用他的剧本时，谢晋告诉是厂文学部一个老编辑推荐的。梁信提出意见，谢晋不好意思说他已去劳动改造，只说他出差在外。1962年，《红色娘子军》荣获百花奖，梁信在获奖会上又问起沈寂，但沈寂依然不能和他见面。“文革”结束后，沈寂重回上影文学部。1979年，梁信编剧本的《从奴隶到将军》在上影

厂开拍，他再次来到上海，在文学部遇到谢晋，又问起沈寂。谢晋马上在楼下高呼，沈寂匆匆下楼。梁信一见到沈寂就开口介绍自己：“我是梁信！”不等沈寂回答，接着说：“我的《红色娘子军》全靠你推荐，我要感谢你。”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纪念盛典上，《电影传奇》的主办人崔永元特地录制《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第一位发言的梁信讲述如何编写剧本，最后又提到沈寂：“是上影厂的沈寂发现《红色娘子军》，他是一位有目光的编辑。”

梁信为什么要这样说？原来，当年他创作完成剧本《琼岛英雄花》后，按照当时部队人员创作电影剧本必须先交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规定报了上去。八一厂认为“很有基础”有意拍摄，却意外发生变故，于是就近转至珠影厂，但又久无结果。就在梁信表示“事已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之际，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戴碧湘感到“不能就这样埋没了”，坚持将剧本打印分别改寄长影、北影和上海的天马、海燕、江南等制片厂，此时已是1959年初春。

据梁信说，当时，分寄给全国电影厂和剧团的剧本足足打印了40本。有的退回，有的毫无音讯。正在他绝望之际，接到了上海天马厂的电报。此电报，正是谢晋根据沈寂提供的地址向梁信发出的。

沈寂为中国电影史还留下浓浓一笔的是，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1980年，作家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部科幻题材的小说引起了沈寂的注意。熟悉世界电影史的沈寂，深知科幻片在西方电影中很早就出现了，而我国至今仍属空白，所以，他很想尝试创作一部科幻电影。沈寂向童恩正提出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为了不节外生枝，在剧本还没有创作出来的情况下，沈寂就向“上影”领导提出了拍摄要求，厂长徐桑楚经过一番考虑后，果断拍板。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科幻题材，在初稿的创作过程中，沈寂首先遇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死光”到底是什么颜色？为此，他特

体，是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来的。而要有个好身体，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以便检查和发现问题。正是因为周恩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才有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成立。说到这件事，还得从任弼时同志的逝世谈起。

任弼时因病去世，他也是建国后去世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任弼时去世不足半月后的11月7日夜，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给中央书记处的信。在信的开头，周恩来是这样写的：“为从任弼时同志死非其时的沉痛损失中取得教训，并接受同志们的建议，我提议在中央书记处下成立中央保健组……”然后他又详细地草拟了保健组的组成人员和负责人名单以及负责保健的范围、工作职责。不仅如此，信中还对地方的保健工作提出了实施意见。同月9日在京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一致赞成周恩来的建议，同意成立中央保健组。不过，后来成立的机构名称被定为“中央保健委员会”，而没有叫“中央保健组”。

当时的中央保健委员会，还有一个牌子：“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实际上人员还是那些人员，只不过“一个机构两个名称”罢了。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后，陆续从各地医疗单位及医学院调入了一些医务人员，担负中央领导同志的卫生保健工作。

中央保健委员会很快批准了力伯畏的推荐，没几天，力伯畏就很快又找到了顾承敏，通知她一起去见宋庆龄，正式接替她的工作。

在庄重喜悦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的交错驱使下，顾承敏这回特地去商店购买了一件浅雪青小条纹的“的确良”短袖衫，配了一条黑色的长裤与一双平底布鞋。然后才在力伯畏的陪同下，一起前往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寓所。一路上，身为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副组长的力伯畏向顾承敏交代了宋庆龄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及注意事项，还重复了“医护人员要整洁朴素，动作轻稳，言谈简单，不事张扬，与医疗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要与首长周围人员谈论无关事，注意礼貌，一定要遵守时间”等等嘱咐。有些嘱咐是顾承敏在以前担任另外几位中央首长保健医生前组织上没有说过的，这不由使顾承敏的心中又增加了几分莫名的紧张。

地请教有关的科学家，而科学家的回答却是“死光没有颜色”。没有颜色怎么拍电影？“视而不见”是视觉艺术最“忌讳”的。为了解决“死光”的问题，沈寂也来了个大胆的科学幻想，干脆就用红色的光来代替“死光”。“死光”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又有人对剧本提出了是文学还是科学的疑问，沈寂肯定地回答说：是文学加科学，科幻片嘛，就是要敢于大胆幻想。影片放映后大获成功，证实了剧作家的“大胆幻想”是正确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这部影片还存着某些方面的不足和遗憾，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部科幻影片。

沈寂因之被上海市科委授予“公众喜爱的科幻电影优秀编剧”。在中国科协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电影又以最高票数斩获“公众喜爱的科普作品”奖。

吴贻弓：“有人赞誉他是一部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活字典，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

对于钟爱的电影事业，沈寂至今不离不弃，除了撰写上海影人的传记外，沈寂还为许多影片中的上海情节把关。在影片《色·戒》拍摄时李安导演就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头衔：史实顾问。李安知道沈寂认识《色·戒》作者张爱玲，敌伪时期的沈寂生活在上海，还因从事爱国活动被日本人逮捕过，于是登门向他请教。沈寂解答了他的疑难问题，还详细介绍了当时南京西路事件的开枪地点等情况。李安为使影片浸漫着一股浓浓的上海风情中，大到场景的设置，小到旗袍的样式，甚至连淑女走路时的仪态，均要沈寂一一首肯。

沈寂先生告诉我，上世纪关锦鹏拍《阮玲玉》的时候，要他参与写剧本，他没写。他说他的书是传记，如果有用就直接拿去用好了。后来有他的镜头出现在电影里，“这是演员张曼玉访问我。喏，张曼玉那年就坐在你坐的地方。张曼玉还问我，沈老师啊，阮玲玉漂亮还是我漂亮？我觉得不大好说，说阮玲玉比她漂亮，关导演会失去信心的；说她漂亮，好像又有讨好眼前人之嫌。于是我很快地回答，不同年纪不同漂亮。她后来有些镜头演得太好了，

45.下一步将会是什么

“你可拿这玩意儿有什么用？总不能发到GRE在香港的实验室去吧？”老方问。

“嗨！用不着！中关村的能人多了是！我今儿晚上就去找我哥们儿，破解这块硬盘的密码对他可是小菜一碟。先把华夏房地产的报告拿出来看看！我还打算找人查查那小子的手机，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他有好几个手机，锁在抽屉里别人就不知道号码了！老方，你认识能查通话记录的么？肯定不能用GRE的渠道。”

“嘿！那可是违法的。”老方眨眨眼。“还跟我来这套！有没有吧？”“你掏钱？查一个六千！”“我掏！”“好！爽快！我这就带你去找人！”老方站起身。

“晚餐”的项目建议书里是这样写的：

英国古威银行于2008年10月与港商Ted Lau共同投资收购香港怡乐集团的股份。古威出资三千万美元，Ted Lau所控制的大洋控股则出资七百万美元。香港怡乐集团随后发行新股募资，并以五千万美元收购了位于中国山西的大同永鑫煤炭机械有限公司。古威银行后来接到消息称，大同永鑫存在虚报资产的问题。古威银行遂对大同永鑫进行了秘密内部审计，证实虚报资产属实。因Ted Lau为此次投资并购的主要发起人，古威怀疑Ted Lau对其存在欺诈，因此聘请GRE对Ted Lau进行秘密调查。

该项目的第一期调查由GRE伦敦办公室在2010年8月进行。该期调查获取了Ted Lau在英国的信用记录，显示他在2006-2008年期间存在巨额债务。因此GRE推断，其用来投资香港怡乐集团的资金，应另有来源。GRE伦敦办公室遂查询了Ted Lau宅电的通话记录，获得了他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联系的人员名录，其中包括数个国家的几十名人员。GRE对这些人进行了基本的背景调查。由于地区和经费限制，未能对远东地区的人员作完善的调查。但在对美国境内人员的调查中，GRE注意到一位Edward Tan，和Ted Lau的联系尤为密切。此人为美籍华人，在芝加哥经营中餐厅，经济实力雄厚，有为Ted Lau提供资金支持的可能。GRE的组

当时她才20多岁，不大会穿旗袍，我就教她；后来她在《花样年华》中，旗袍就穿得非常多姿了……”

这么多年，电影从来不曾淡出过沈寂的生活，记忆一旦打开，老人神采斐然，充满兴致。

1984年，沈寂创作的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在《解放日报》连载，引起极大轰动。后来出书，初版首印即达十万册。首战告捷，沈寂马不停蹄。他接着写出第二部传记小说《一代歌星周璇》，亦首印十万册。阮玲玉与周璇的两部传记小说的写作成功，为沈寂赢得极大声誉，使他成为身在电影界、名在文学界的“两栖作家”。今天，我们再来看他的传记创作，确有独到之处。特别是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创作后，还揭开了阮玲玉的真正“遗书”之谜。

沈寂早期踏上文坛，以小说闻名。那么写传记小说，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事。然而，以真实的人物原型写小说，与完全虚构的小说创作有本质的不同，传记小说要求人物的真实性、形象性与事件内容的可靠性。为此，沈寂除了早年的积累，还要收集新的资料，采访一些当事人，把人物经历的事件，以及来龙去脉都要确确实实搞清楚，所谓“字字有依据，事事有出处”，这是他对传记小说写作的自我要求。

以小说形式，再现阮玲玉短暂而坎坷的一生，这是沈寂早在四十年代就已萌生的想法。1949年，沈寂在香港入电影圈工作时，即开始收集和研究阮玲玉的资料，曾先后访问过与阮玲玉共事过的前辈影人如林楚楚、卜万苍、费穆等，曾有过与著名导演朱石麟合作编导阮玲玉传记影片的打算。程步高还专门陪沈寂去采访影星胡蝶。从胡蝶那里，沈寂知道了更多阮玲玉的往事旧闻。胡蝶对阮玲玉有颇高评价，说她的演技是“超人一等”，“能演各种角色，而且演得都很像”。通过采访，沈寂了解到，这两位中国电影明星有着高尚艺德与珍贵友谊。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电影演员，竟在旧社会反动势力的迫害下，于1935年3月8日愤然自尽。

约办公室随即对Edward Tan进行了深入调查。除获知其在美国的个人及家庭信息外，还通过秘密的银行账户调查，发现Edward Tan曾于2008年初将700万美元汇入某香港银行的户头。由于GRE纽约办公室无法进一步调查香港非美资银行账户的信息，而对Edward Tan的调查亦无新的进展，遂将该项目第二期转到GRE北京办公室，进一步调查Edward Tan是否亦参与大同永鑫的欺诈案，并尝试获取Ted Lau与Edward Tan进行欺诈的证据。

燕子手指一松，几张纸飘落到地板上。老谭？欺诈？老谭是不会欺诈的，他还没学会。他是个吝啬的人，可他也是个胆小的人。他就只会朝着他的伙计和燕子发脾气。下一步将会是什么？老谭既是股东，又是董事。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他对公司的行为负有全部责任。

他会不会进监狱呢？燕子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她飞奔到电话机旁，拨下一长串的号码。“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电话里永远重复着同样的声音。平静而冷漠。燕子丢下电话，跑回客厅，开始飞速地整理箱子。

老谭站在窗前，窗外是璀璨的灯火。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又仔细地看了看。都是银行转账的收据，一共两千五百万美元。这些钱，是他一分一厘积攒的。在骄阳下，在风雨中，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那些是他的血汗，是他一生的成就，然而此刻，这些都不再属于他，也许永远都不再属于他。这是一场赌博，但他别无选择。其实赌博的输赢，对他已经没什么意义。

“Steve！我收到你的报告了！天啊，简直不敢相信！你真是个天才！”电话机里传出查理斯兴奋的声音。“我的项目经理的确很有本事。”Steve微微一笑，眼角流露出一丝怪异的光，辨不清是骄傲还是遗憾。

“哈！是不是那位叫做Yan的项目经理？能让她透露一下吗？里面那些信息，是怎么得到的？”

Steve耸耸肩，侧目看向窗外：“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呢。可她辞职了。”



汤雄

11.正式接替力伯畏的工作

1966年夏季，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天，大腹便便的力伯畏找到顾承敏，神情严肃地对顾承敏说：“顾医生，外面的情况你已知道，我现在的状况你也看见。我打算推荐你到宋庆龄身边当保健。”

有关力伯畏所谓的“外面的情况”与“现在的状况”，顾承敏医生心明如镜：前一句是指力伯畏已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人贴了几张大字报的事；后一句则是指她目前已身怀六甲、即将临产的现状。但对于决定调自己去宋庆龄身边担任保健医生一事，顾承敏听了还是吃了一惊。她低低地问了对方一句：“已经决定了吗？”力伯畏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顾承敏，坦率表明：还没有，只是我准备推荐；只要你同意，我马上向组织汇报。望着力伯畏双眸中充满着的希冀与信任，顾承敏知道在这非常的时期，作为一个有着20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所以她当即坚定地点了点头：“好的，你就向组织汇报吧。”

当时的中央保健委员会暂时还没被“打倒”。中央保健委员会是中共中央负责保健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成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的领导成员，负责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及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卫生保健工作，研究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和预防保健工作，研究保健政策。办公室就设在卫生部保健局。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操劳国务，他既要谋划国民生产和内政事务，又要协助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兼任外交部长的他还要为开创新中国的外交局面而运筹决策，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十分关心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体健康和保健工作。当然，这是周恩来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考虑的。他深知，领导建设新中国的繁重工作，如果大家没有个好身

黄雀

永城

